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沙枣花的春天

收到小马哥快递来的四枝沙枣花,这花枝干干的,薄薄的,却香极了。小马哥不是卖花哥,他是腾格里沙漠的种树哥。我猜,有一天他走到沙漠里去,沙漠里的事物让他感到欣喜。毕竟这是暮春时节。你要是在杭州的西湖边,所有的花朵会让你惊叹,什么叫做“花团锦簇”,什么叫做“我要在你身上做春天对樱花树做的事情”。这些事物会让人感到美的力量。小马哥走到沙漠里去,他看到了一个春天——春天尽管来得晚了一些,但是毕竟来了,它没有失约。春天对沙漠做了一些不可言说的事情:梭梭树冒出了翠绿的芽尖尖,梭梭树脚下的骆驼刺也冒出了微小的绿色。对于一个热爱种树的人,这些绿色简直是春天对他的奖赏。他看到沙枣树开花了——于是我猜他想到,要给远方的朋友邮寄一枝春天。小马哥走到沙漠里,天都黑了,他也不舍得离开。这么说吧,十年前这里什么也没有,除了无边无际的辽阔和苍凉,雄浑的风,无以计数、飘忽不定的流

那晚,我和妻带小孙在外面吃晚饭回家。月暗夜黑,宝宝看着天空,竟用动画片《奥特曼》主题歌的旋律,自行编了歌词唱道:天空黑了/云朵没了/小鸟飞去哪里/云朵睡了/小鸟睡了/所以看不见。

小孙子名叫以墨,今年才3周岁多,却识字不少。马路上的路标、公园里的指示牌,甚至电梯里和楼道边贴的小广告,他基本上都一认一个准,一字不落读出来。

看到年幼的宝宝喜欢认字唱歌,妻觉得要珍惜鼓励,便“启发”我说:你这个诗人,为什么不写几儿童诗,让宝宝去多读读,多唱唱?

于是,我开始尝试写儿童诗。寒舍阳台上,妻种植了几盆花草。过冬时,有些花草开始枯萎。宝宝看到后,拿起一瓶矿泉水喊道,小草是肚子饿了,我给它喂点水。我一听,这话好有趣啊!可以写进儿童诗的。这首《给小草喂水》的儿童诗,是这样写的:寒冬天/落日时/北风呼呼在刮/路边小草们/低了头弯了腰/有的还趴倒地上/宝宝说/小草这是饿了/快快喝点水/等肚子吃饱/才有力气/站起来。

有一天恰逢敬老节,带上小孙子去看望我岳母。老人家正在院子里忙碌,见宝宝好奇地蹲下身看得出神,便逗他玩。这一老一小的对话,听后让人忍俊不禁,启发我当场写了一首《刨果果》:曾外婆家后院/老人正弯腰刨土豆/见宝宝盯着看/问喜欢吃吗/宝宝说/土豆不甜不好吃/我爱吃甜的/您给我从地里/刨个猕猴桃出来/才好呢。

这两年来,我写了不少儿童诗,写好后,小孙子自然是“第一读者”。他读了读了,“抱怨”很难当歌曲来唱。我想想也是,宝宝尚是幼儿,儿童诗若仅着眼于挖掘诗意,没注意到节奏音韵,哼唱起来就困难重重。我调整思路,变换写作技法,专写押韵的儿童诗、童谣。

有一天,陪宝宝在小区花园里玩。忽然,身旁蹿出一只大黑猫。宝宝看见,兴奋地去追赶,可最终没撵上。《追猫》是我创作的第一首儿歌:一只大黑猫/喵喵喵喵叫/宝宝看见了/追着黑猫跑/喵喵四只脚/宝宝腿两条/久久追不上/头顶热汗冒/宝宝心烦恼/喵喵暗自笑——/你要多吃饭/再来赛一赛!这首儿歌寓教于乐,宝宝后来常会背诵。看得出,他是无比喜欢的。今年春节前,我替宝宝试穿新衣服,拆包装袋时不慎,衣襟上掉下一粒纽扣。宝宝仅问了一句扣子怎么掉了,便高兴奔跑地上新衣,不管不顾去玩了。我见状略有所思,即兴创作了一首儿歌《盼》:新衣前襟脱线/一粒扣子掉地/宝宝没有去拾/心里早有主意——/等到来年春天/长出一件新衣!很多童谣,我让宝宝读了两遍,他就能背诵。

我的这些创作,或许比不上经典儿歌的文学价值。但我敝帚自珍。因为它承载着独属于家庭的儿童密码。有人曾问我,为何不直接给孩子读现成的儿童诗、童谣?我的认知是,量身定做的儿歌,如同亲手编织的绒线衣裤。一针一线,都丈量着自家宝宝的成长阶梯。

未来,宝宝或许会忘记这些儿歌的具体词句。但我相信,那些朗朗上口的韵律、天马行空的想象,终将沉淀为他生命底色的一部分。于我而言,自己的创作时光,何尝不是一种生活的馈赠。

苗刮跑或者淹没,我们就再补种树苗。慢慢地,慢慢地,那些地方都被小小的绿色所覆盖。梭梭长高了,梭梭脚下的野草也生长起来,土拨鼠来了,捕食土拨鼠的老鹰也开始在天空盘旋。

沙漠里的春天来得晚一些。每年三月,我都会去一趟民勤,那时春天还没有在荒漠上降临,到处只有灰色和黄色,看不到一点绿色。以至于我们在民勤县城吃一碗面时,看到面碗里的绿色的沙葱,眼里都会溢出欣喜的神色。

今年四月,小马哥来了一趟杭州,我们请他喝酒,也让他来在稻田读书文艺空间跟朋友们分享沙漠的故事。在一张卫星图片里,我们看到巨大的绿色已经覆盖了十几年前的荒漠。如果,一定要用数字来增加说服力的话,那可以说,我们发起的“杭州林”,现在已经达到2万亩。每年的春风都会如约唤醒沙漠;每年的春天,无数植物都会承载点点滴滴情意,在那片沙漠里发芽、生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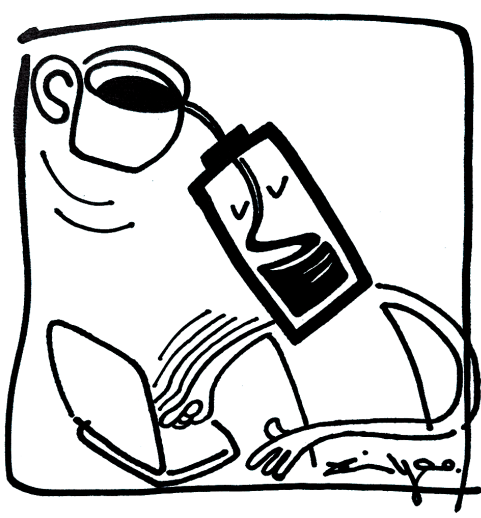
我吃过沙枣——在春天来临前的沙漠里,那些孤独又倔强的沙枣树,一片树叶都没有,看上去像是枯死,却还在枝头擎着一树干瘪的沙枣。摘一粒送进口中,沙沙的,简直让人怀疑那干瘪的果皮中包裹的是一小团沙子——我没有见过沙枣花。是啊,

车停下,一个小男孩冲下来,五六岁的样子,他撒开腿,在山坡上跑。山坡连着山坡,茶树连着茶树,连成山坡上青碧、广阔的茶园。江南的茶花还没开,不然星星点点的白花点染茶树,整个山坡会更亮堂。小男孩没想这么多,他是斗室里放出来的小犬,从山坡下跑到山坡上,一路尖叫。

杏花和桃花都开了。农舍边,杏花雪花一样缀在树上,树下是雪花一样的花瓣;一株老桃树的枝干枯瘦、墨黑,如老祖母的手臂,可枝干上却绽出那么鲜艳的花朵。茶园是老胡的。为了照顾茶园,他在离茶园好几里的水边搭了三间房子,边上有大片竹林,宛如大地拼出的绿色屏风,不远处是蓝莹莹的水库,鸥鹭在水面滑翔,又往隐约的山中飞去。老胡当兵多年,转业后在成都一家事业单位工作,但很快辞职回到家乡,租借乡亲的山地,开辟千亩茶园。别人做绿色农业会申请项目资金,他没有。老胡腰板笔直,话语不多,他能毅然做出辞职决定,又有慧眼相中这块依山傍水的天地,肯定和别人不一样。

老胡在烧菜,夫人不声不响地在旁边当帮手,我们往田野去。小男孩走在前面,一路蹦蹦跳跳,一路弯腰扯着路边的野花,又把花瓣往空中抛洒。水库边有人正在垂钓,小男孩兀自奔过去,很快和对方搭讪,殷勤地捧着鱼往竹兜里放。在田野转了一圈,已近中午,那位垂钓者开始收拾雨具,小男孩手提鱼兜,当钓鱼者迎面而来时,微笑着看着小男孩:“下次我来钓鱼,你还来啊!”

菜上了桌,有老胡从水库里捞上来的鱼,还有他自己养的鸡。小男孩开始烦躁,在旁边纠缠他爸爸,老胡拉过他,笑眯眯地说: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咖啡——职场人士的魔法燃料。

我几乎都没有想象过这种植物还能开花。它们开花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?花瓣好看吗?香不香?只要有一点植树学常识,我们就能知道它是一定会开花的。世上的悲喜真的很难相通,我们见过太多的花朵,却依然无法想象沙漠里的沙枣树的花。

我把四枝沙枣花插进花瓶。前段时间,我的作家朋友许丽虹在稻田读书文艺空间发布她的新书,《南宋四雅:书画器物中的南宋生活美学》。四雅指的是烧香、点茶、挂画、插花。四般闲事,不宜居家。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胡利红、陶瓷文物修复大师,她把南

宋器物修复起来,在稻田空间做了南宋插花展。小马哥一定看到了,他也想要插花。美,谁不喜欢呢?他走进沙漠的梭梭林,看到春风正声势浩大地吹过茁壮成长的树枝,也看到沙枣树正在热烈地开花。沙枣树的花也是香的,沙枣花虽外貌不起眼,但它的香居然那么倔强执着,那么清甜热烈,像是要把那无边的苍凉和那不尽的温柔都糅合起来,告诉我们,春天,我想开了。

四枝沙枣花来到我的窗前,在我的书房。西湖边的春天不缺花朵;这缺水的沙枣花,像纸张一样薄薄的花朵,告诉我沙漠里也有一个春天。

“我带你去买烟花可好?”小男孩马上换了表情,屁颠屁颠地坐上老胡的电瓶车。过了很久,两个人走了回来,电瓶车没电了。小男孩高举着几根长长的烟花,又把外套口袋和裤兜里的烟花一一展示给别人看。老胡对小男孩说:“你在旁边待着,别吵你爸爸,等我把电瓶车充好电回来,再带你放

烟花,好不好?”小男孩点点头。一会儿,他不停地叨咕:“伯伯怎么还不回来?”他却没再骚扰他爸爸。老胡回来后,小男孩迎过去,朝他大声说:“伯伯,我说话算数,没吵。”老胡摸摸他的头,夸他:“你是小男子汉,现在我带你去放烟花。”

他们去了田野。油菜花正在盛开,一大一小的两个人立在金光灿烂的菜花中,噼噼啪啪的声音冲向天空,天空接连开出一朵朵花。

七夕会

我曾任福州工作多年,福州在中国大漆艺术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被誉为“漆艺之都”。工作之余,我结识了多位当代漆艺大家,于是就迷上了大漆艺术,不仅收藏了唐明修、沈克龙、陈杰的大漆作品,每次去逛古玩市场或文物商店,特别关注漆器,也因此收藏了多达上百件明清和民国的旧漆器。

有一只民国嵌银髹漆笔筒,购自广东路上海文物商店。其高12.5厘米,口径7厘米。黑漆底,以嵌银工艺绘花卉图案,并篆书上款“鲁康表弟清玩”,落款“兄王寿彭赠”。

王寿彭,山东潍坊人,是光绪二十九年状元,也就是末代第二个状元,有意思的是他还出任过山东大学校长。

这只笔筒的嵌银髹漆技艺,也正是王寿彭家乡潍坊市的传统技艺。《潍县县志》记载:嵌银技艺由潍县南门外人姚学乾相传而

来。后传潍县田智锦、田子元兄弟,开设“钿雅斋”专做嵌银漆器,将嵌银工艺发扬光大。潍坊嵌银髹漆技艺,先在胎体上贴上镶嵌的白描图案稿纸,依据图案线条刻出深浅、粗细匀称的凹槽,用嵌银镊子把银丝放置到凹槽上,再用嵌银锤把银丝敲击至表面平整光滑为止。之后,还要经过数十道大漆工艺处理,包括在恒温恒湿的荫房内让大漆慢慢硬化。为此,造型美观、坚固耐用的潍坊嵌银漆器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收藏价值。

于是,我们可以确定,这个笔筒是王寿彭委托家乡漆艺匠人定制,赠送给表弟鲁康的一件文房雅玩。

关于王寿彭,有许多有趣的传说,据说王寿彭在殿试夺魁过程中,是他的名字,给他带来了好运。寿彭,蕴含“寿星”“彭祖”之意,这不正是慈禧最愿听到、最愿看到的字眼吗?取这个名字的人当状元,应该

阿爸13岁了,仍是村里的小团头。此时,他爬到老样树顶,与脚盆大的喜鹊窝齐肩。一众村童站在麦田边上仰望他,波浪似的起着哄。两只喜鹊站在屋顶,抖擻着尺把长的黑尾,恰恰恰,恰恰恰地冲阿爸怒斥。好婆仰起皱脸喊:“阿中啊,摸鸟窝,尖刀山上驮一驮,摸鸟蛋,尖刀山上摸三摸。你这样,会遭报应的。”海叔也喊:“小蠢贼,嫩恰(喜鹊)是报喜鸟,还不住手?”

阿爸借助脚箍绳溜下树,两脚落地时,发觉地面异常安静。一扭头,见阿大(祖父)站在身后,持着那把木匠角尺瞪着他。阿爸猫一样蹿回树顶,慌忙从口袋里摸出两个青绿色鸟蛋,放回鸟窝。他冲树下的小伙伴甩甩手指,示意解散,自己则盯着阿大手里的角尺,不敢下树。

树下的人影陆续散去。好婆瞟了阿大一眼,撂下一句“下手点轻重”,也走了。阿爸知道,等着他的是什么。大前年开春,麦苗刚淹过泥土,喜鹊就在这棵样树上筑窝安家。于是,乡亲们做个八仙桌、打个夜壶箱什么的都来找阿大,都想沾点喜鹊的喜气,阿大的木匠活多得忙不过来,乐得合不拢嘴。每个不下雨的傍晚,阿大把饭桌搬到树下,沐着喜鹊的恰恰声,眯着小酒,哼着白杨村山歌,逢人便说:“嫩恰叫,好事到,嫩恰是鸟中的能工巧匠。”阿大把喜鹊视若神明,而阿爸却上树偷它们的鸟蛋,这种恩将仇报的事,阿大怎肯容忍?阿爸预感到角尺抽在屁股上的疼痛了。于是,偌大的一棵老样树,树下是阿大,树上是阿爸,大眼瞪着小眼,咫尺天涯。

麦穗灌浆时,阿爸放生的鸟蛋,孵出两只小喜鹊,老样树上飘出它们粉嫩的叫声。把阿大乐得,仿佛阿妈又生了一胎。

海叔家门前,也有一棵老样树,距我家那棵小一里地。上面也有一个喜鹊窝,几年没住喜鹊,荒芜着。老话说:“嫩恰挪了窝,有苦说不出。”喜鹊搬走,是不吉利的。一天,海叔找到正割着兔子草的阿爸说:“我出高出兔子三倍的价钿,买你家的小喜鹊,怎么样?”阿爸摸着屁股上被阿大角尺抽过的地方,冲他点了点头。

海叔把两只尚不会飞的小喜鹊,养在笼子里。这是他出钱买的,可以名正言顺地挂在他家老样树的枝杆上。不出他所料,仅过半天,小喜鹊的父母就找来了,站在海叔家的屋脊,恰恰恰,恰恰恰地骂骂咧咧。海叔想:“只要小嫩恰在我手里,时间长了,大嫩恰准会在我们家样树上的鸟窝里安家。”阿爸则常去海叔家的样树下,看望那对小喜鹊。

麦穗泛黄的傍晚,阿大依着老样树,守株待兔似的,见好婆走来,哭丧着脸对她说:“没了喜鹊的老样树,像丢了魂。”好婆看了看他,欲言又止。

好婆扭着小脚,往西走去。海叔家的老样树下,阿爸正站在板凳上,举着汤匙,往鸟笼中的瓷碗里加水。小喜鹊喝着水,大喜鹊站在屋脊。好婆对阿爸说:“孩子,趁它们还不会飞,捉回去吧。没了喜鹊,你爸像丢了魂。”阿爸怒道:“他打我,骂我是曲料,是钝了的锯子。在他眼里,我还不如这几只嫩恰呢。”趁阿爸与好婆说话的间隙,两只大喜鹊从天而降,挥动着翅膀停在笼前,刁着昆虫的尖喙伸进鸟笼,把虫子喂到小喜鹊张大的嘴里。好婆说:“你看它们,孩子被关在笼子里,仍不忘喂养。世上就没有对孩子不好的父母。”阿爸又怒:“打我屁股,也是对我好吗?”好婆说:“那为什么不打脸,不打头,只打你屁股?”

那个麦蝶纷飞的早晨,四只喜鹊都回来了,恰恰恰,恰恰恰的欢叫,亮了阿大的天空。阿大笑着对阿爸说:“看,喜鹊回来了,我家的老样树又有灵魂了。”阿爸一转身,躲去树后,偷着哭。



状元王寿彭的文玩雅赠

刘国斌

可以图吉利讨彩头。

王寿彭的学问才华十分厚实,其书法既有传统精髓,又具个人风貌,在当时也是一字难求。王寿彭任山东大学校长期间,为激励附中的学生们努力学习,就说,谁能连续两个学期取得甲等第一的好成绩,就可以获得自己亲笔挥毫的书法扇面。此时正在附中求学的季羨林先生,就曾获得王校长的书法扇面奖励。季羨林先生的弟子,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先生亲口告诉我,王寿彭奖励给季羨林的扇面,不仪署上自己的大名,还落上了款:羨林老弟正。钱教授还告诉我,季羨林老师亲口对他说过,当年就是因为王校长的激励,他才开始发奋学习,不再贪玩散漫。

王寿彭作为清代状元,后来还担任了山东教育厅厅长,也因此出任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,有人说他运气好,遇见都是偶然的好机会。为此,王寿彭写过一首打油诗《说偶然》:有人说我是偶然,我说偶然亦甚难。世上纵有偶然事,岂能偶然再偶然。

老样树上的喜鹊窝

李新章

雅玩